

·农村文化站文学小丛书·

水东流

高晓声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47.7

5

水 东 流

本 社 编

农村文化站文学小丛书·1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·10

责任编辑：金 平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封面题字：吴三学

插图：刘学伦

水东流（农村文化站文学小丛书 第一辑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 $\frac{5}{8}$ 字数 45 千

1981 年 10 月第一版 198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000 册

书号：10118.482 定价：0.20 元

出版说明

为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，满足广大农村读者欣赏文学作品的迫切要求，我社特编选、出版这套《农村文化站文学小丛书》。

这套文学小丛书，目前以选编省内外各报刊发表的适合农村读者阅读的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为主。这些作品，能迅速反映农村现实生活，文风活泼清新，语言通俗易读。小丛书每年不定期出版数辑，每辑数万字，内容精粹、图文并茂；会前饭后、等车候船，便可浏览一册，实为广大农村读者之良友，亦为农村文化站所必备。

目 录

高晓声	水 东 流	 1
锦云、王毅	笨人王老大	26
周克芹	勿 忘 草	48
吴广宏	“天使”与“野马”	71

水 东 流

高 晓 声

一

在苏南东部平原上，纵是冬天，也早已丧失了荒凉的感觉。本来已经很稠密的村庄，这几年一直在扩大、扩大、……村与村之间，空隙在缩小，距离在接近。新起的住房都在向高处发展，青的砖、白的墙，一幢又一幢；冒烟的大烟囱，丁字式架起的胖水塔，以及带有长围墙、日夜轰轰响的大厂房，一天天多起来，工业化的味道越来越浓。站在田野里环顾四周，竟疑身居在城围之中，牧歌式的生活早已结束。

这儿的土地很肥沃，颜色灰黝黝，秋收过后，阡陌和垄头整齐得就象出厂的同一规格的成品。然而它却是有生命的，麦籽在生根发芽；等到麦苗放出三片叶，田野便罩上一层朦胧的淡青色，在薄薄的朝气升腾中，使人想起那漂浮的梦。但就在这几天

里，成千上万的农业劳动者行动起来，在麦苗上泼浇一层河泥浆，浑似替大地上了一层乌光油亮的黑漆。只要再过几天，那受压迫的麦苗，便会曲着叶子，用脊梁骨顶开泥浆层冲出来，显得茁壮、碧绿，一崭齐，显得有千斤力，好象整个大地忽然竖满了绿色的钉头。

这是三麦丰收的一道重要工序，对于麦苗来说，这一层河泥浆，既保暖，又营养，把吃的穿的合并在一起了。人类慷慨到了如此程度，要知道，它还没有为自己创造既能吃、又能穿的物质呀！可是它却大量施舍给青青的麦苗。刘西塘大队今年甚至采取了如此疯狂的措施：二十天内，完成这一项加工任务的生产队，每亩奖励人民币拾元。第一生产队九十亩麦田，按规定拿到了九百元。刘兴大一家，就得到四十八元奖金。

但是，这笔钱刘兴大一个也没有拿到。他的女儿淑珍，拿了爹的图章，到会计那里去领了来，居然不曾上交。

“反了，反了。”刘兴大生着闷气。这么多的钱，姑娘家藏在身边做什么？

“你真不拿出来吗？”他吃晚饭的时候又问。想不到语气竟那么温和、软弱，不见往日的威严。要是在往时，就是五块钱，他也会毫不通融地说：“拿出来！”

淑珍迅速地瞥了他一眼，不回答，眼里漾着固执、自信而俏皮的笑意。

“有你吃的，有你穿的，还要钱做什么？”女儿讨钱，刘兴大素来就是这么对付的。钱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东西，他是当家人，财权不抓住，能过日子吗！

“我要用！”淑珍回答了。

“用？这么多钱？”刘兴大吃惊了：“你要买什么？”

淑珍看看娘，看看哥哥、嫂嫂，得到的是鼓励的眼色，于是淑珍胆壮了，说：“收音机。”

刘兴大生气了：“买那干什么？”

“听。”回答得好干脆。

“要听，隔壁人家不有吗！”刘兴大理所当然地说。他以为这是拿钱往河里丢，隔壁人家有了，一开声音就传过来，有白听倒不好吗？

“那是败家当的东西，几十块钱买了，听听就坏，你又不会修，三天两头出利钱，还要花电。”他咕噜说。心里头十分别扭，他想到了一件事，又说不出口。不是吗，这丫头明明被才良家那小子弄邪了心，和自己想不到一块去了。

“譬如这趟奖金不拿就是了，败得了什么家当。”淑珍大胆又大方地反驳。

“啧！”刘兴大咂了咂嘴，徒然忿忿，却没话

好说。女儿是话里有话，今年全家净收入工资二千一百十七元六角，女儿名下的一笔就是五百零七元，这些都被自己照单全收藏起来了，他能说买个收音机就败了家当？

“啧——啧！啧、啧、啧！”刘兴大咕着这个单词儿。他看看老婆、儿子、媳妇，分明都是淑珍派。眼睛都在向自己膘，那眼光有俏皮的、希望的、担心的、不满的、讽刺的，都在攻他的碉堡。他觉得丧气、烦恼，他已经控制不住家里人：“有了几个钱，就想过快活日脚，都不是东西！”他肚里寻思。

放下晚饭碗，家里人一个个往外跑。去干什么？又是看电影，一个月三、五次了，不要钱白看，大队包场。

“又不做蒲包了吗？”他十分不满地斥责了。

“你不去看吗？”儿子、女儿反而颠倒过来问他。好象诧异得很，怎么有电影看还会想到做蒲包呢？

“不要钱白看，难道时间不是钱？”他精刮地想，“耽搁一黄昏，一个人少做三只蒲包，净损失三角六！”他真肉痛，恨不得叫电影队倒贴。

小辈一个个溜走了，老伴儿洗了碗盏，解了腰布，抹抹脸，拍了拍身子，加了一件棉袄，提起一条板凳，一面往外走，一面说：“要来早一点来，否

则凳给别人坐去了我也不好意思叫人让你。”

“看、看、看，”刘兴大提高喉咙骂山门，火气全发出来了：“看死了我总不来收你的尸！”

老婆睬也没睬他。

“婶婶，看电影去哪！”外面响起一个愉悦而清亮的小伙子声音。

“噉。”回答得也很快活。

“淑珍呢？”小伙子在问。刘兴大听出来了，是李才良的儿子松全的声音。

“走啦，在前面呢。你还没去哪？”兴大的妻子在回答，声音里充满了亲切感，把兴大的心都刺痛了。

“我还来喊你们呢！”

“那你先走吧！”

“我和你同走呢！”那声音分明在讨好：“凳给我来端。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我端嘛！”

“不重呀！”

声音远去了，刘兴大晓得老婆的一张凳已经被李松全拿在手里，自然，他们会坐在一起，怪不得刚才她说“不好意思叫人家让”呢，她真肯做他的丈母娘呀！唉！

二

一屋子的人全走空了，刘兴大现在吼也没有人听见了。他不生神经病，乐得省点力气，不吭声了。

他倒了一杯白开水，点燃了一支廉价烟，坐在靠背椅上，慢慢抽、慢慢呷，想享点清福。但是，他没有那道行；心头一股气，被喉咙结塞住了，在胸膛里窜来窜去，不得平静。哼，只要电影一来，老的、小的、男的、女的、都落了魂。如今又多了一个勾魂的，听听吧，他说得清清楚楚，特地跑来喊呢！你李松全长得漂漂亮亮的小伙子，脸皮为什么这样厚？我的女儿嫁给谁，我有我的主张；你请了两个媒人来同我说，我都明明白白回掉了。你还转什么念头？你以为淑珍看中你了？她22岁的小姑娘懂什么！我做爹的不能让她往火坑里跳。我是为她好，不是为她坏；婚姻自主到法院里去讲，在家里就得听爹娘的。你李松全本事再大，我就不相信你能怂恿得淑珍同我打官司，嘿！

在家里，刘兴大铁定是一家之主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算得厉害了，也不曾说家里不要当家人。他当这个家，上对得起祖宗，下对得起儿女，他从未做过坏事，就算对得起共产党。他向来办事精明，社员们学着他，也沾着一点光。儿女有他这样的爹，老

婆有他这样的夫，也算福气。子孙如果有良心，他死了也不该忘记他。可是现在看吧，大家都变了，电影一来，丢开蒲包不做，丢开现钱不赚，都空着两手去闲坐在那黑地里看电光照出来的鬼影子。这还象正经过日子吗！忘家失业。蒲包不做了，家也丢开了。他们不要，我还要呢。嘿，老太婆了，也昏头昏脑学时髦。她还当 18 岁呢，还有小伙子替她端凳呢，她还扭扭捏捏做俏说“不重”呢。她还居然喊我也去看呢，家里没有人，她一点不管，贼骨头进来捞一票，得了吗？哪一样东西不值钱？门角落里的垃圾，还好沤田呢！

“莫要看得轻，难道创家立业容易吗！”刘兴大心里喝了一声，睁大了眼睛，骄傲地象看刚娶回心满意足的新娘子一样细细地欣赏着他的家业。不看便罢，这一看，那胸口的一团气，就慢慢地降入腹中，咕噜了几声之后，从肛门里轰轰跑脱了。哎，好不舒服！

这房子，别看外表不显眼，檩、柱、梁、椽哪一根不是杉木！矮虽矮，可房是房，灶是灶，猪圈、柴屋另开造，清清爽爽；大小家具，应有尽有；四时衣着，里外不缺；靠墙着壁，堆堆叠叠都塞得满腾腾。这是他几十年心血的结晶，是他千辛万苦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财产，是他长年累月象蚂蚁一样一口一口啃回来的东西。那管柱上一只元钉，灶上

一块抹布，门角里一把扫帚，在他眼里都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宝贝，都在他心上占着一只角落，丢失了、损坏了，自然心要痛。真不容易呀，这20年，跟着“走无派”，肚皮咕噜噜，若做“走资派”，肝胆都吓坏，刘兴大居然还能创家业，帅极了！也难极了！堂屋里这一张榉木八仙桌，对拼的台面，雕花的框档，通身没有一个节疤，精致大方，做手好极了。1960年，卖主只要换60斤大米。眼馋的人一大群，可是谁也拿不出米来；也有拿得出的，又不肯，认为这世道是活一天算一天，要台子做什么？只要有得吃就算。刘兴大家庭里一共只有80斤米，办公共食堂时，原应该交出去；他打了埋伏，生产队来查抄也不曾搜到。这时候又正是饿得最厉害的时候，可是，他咬咬牙，拿出来换了那张桌子。后来也不曾饿死。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也应该想到活在世上并不光是为了吃嘛！活一天算一天的人，谁也不及刘兴大相信共产党。刘兴大从来不曾消极失望过，他是个铮铮铁汉，甘心付出最大的劳动换取最小的报酬，善于运用超人的智慧去谋取正当的利益，他从不错过能挣一分钱的时间，从不放过节约一分钱的机会。他儿子长到13岁，他就安排下养活20只兔子的任务，当年就赚到了口粮钱。这样年轻就能负担自己的生活，全大队没有第二个。女儿淑珍更出众，八岁学会做蒲包，10岁

学会摇棉花，14岁初中毕业，一家的洗、烧、缝、喂都包揽了。真叫将门出虎子，精明人家的门子也能舂得米，全靠他教得好哪！

不知不觉间，淑珍长高了，身材窈窕了，脸皮白嫩了，眼睛乌亮了，头发油湿了，重担子挑来轻飘飘，针线活做得呱呱叫。好一个娇女，走在公路上，小伙子看呆了，听不见背后汽车叫；走在街面上，两旁买卖都停掉；坐到戏院里，观众不朝台上瞧；哎呀呀，当年皇帝选妃子，幸亏她还小。

儿女长大了，刘兴大也用不到他们操什么心；吃什么，穿什么，做什么，一样样安排得条条帖帖。媳妇是他看中的，娶回来了，儿子觉得满好；女儿的婆家，他心里早有了，是隔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徐富生家。徐富生同刘兴大关点老亲，和刘兴大一样精明能干，家底子一样厚实。他的独生子徐炳元，和淑珍是同学，同他老子一样的秉性，是个正经过日子的角色。在学校里的时候，就有好事的人从中提这个头，双方父母都赞成。后来长大了，徐炳元常借着跑亲戚的名义来看淑珍，淑珍对他也是热心的，而且也到他家去过多次。可是近一年来，忽然冷淡了，淑珍的魂被李松全勾了去，徐炳元来了竟和她搭不上腔。唉，丫头太小，不懂事，徐家是根牢固实、稳当可靠的人家啊！

可是，一提起徐家的事，淑珍就嘟了嘴，前一

阵竟对娘说：“我不要过那种日脚，我厌透了！”这算什么话！刘兴大看中徐家，就因为徐家过日子同自己一模一样。她厌透了，不就是厌透了自家的日子吗！

“养了她的身，没有养她的心！”刘兴大又惊又气。明明白白，她要象李家那样过日子。

平心而论，刘兴大对李才良、松全父子决无成见。这两个人——大队工厂的供销员和技术员，把厂办得兴旺发达，集体和个人都受到好处。今年真了不起，生产队分红，大队按比例拨下来八千现金，使全队的工资单价提高了四角七分；把其他大队社员的眼睛都看红了。光这一项，刘兴大全家就增加了近千元收入，他能不高兴吗！他备尝过生活的酸苦，懂得世道的艰辛，在那些“唉唉”的年代里，一家五口，拚死拚活，也几乎积不出钱来。今年凭空增收那么多的钱，却不曾要刘兴大花一点力气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这难道是合法合理的吗？要说非法吧，这是领导上大白天当众做出来的，分配方案是经过三级机关批准的，要怀疑都没法怀疑。要说合法吧，那么，几十年来刘兴大那个花一分力气赚一分钱的传统观念就完蛋了。刘兴大就不知道以后应该怎样过日子，他大概要重新到马桶里去翻个身才行。所以刘兴大还是不相信。他不相信也有根据，只要看看李家这七、八年来三起三落的历史

就有数。办厂办厂，李才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里就红起来了，赚的钱替全大队付了电费、学费、医疗费。可是工作队一来，撤了他的职，关在学习班，拆了他的房子退赔。工厂也停办了。工作队一走，大队书记又拉他出山，又赚了钱，替大队买了拖拉机、电动机、脱粒机，把房子造还给他。过了两年，工作队又来了，又撤了他的职，拆了他的新房子，卖了他的新家具退赔。工厂又停办了。一直到“四人帮”粉碎以后，大队书记又三请诸葛亮，把他拉上台，他儿子李松全也从老师傅升了技术员。全厂父子一把抓，三年大翻身，钞票一大把一大把分到社员身边。过去拆掉的是平房，现在他干脆造了二丈三尺六的高楼，上上下下，一套套新式家具，蜡克树脂漆，光闪闪、澄澄亮；手表、自行车，三五牌台钟，收音机有了不算，还有16英寸彩色电视机，……哎呀呀，真是现代化的生活呀！这三年他们父子俩赚得真不少。合法吗？合法。李才良按照公社规定可以从纯利润中提3%，李松全出的产品畅销有奖金，都合法。也没有人不赞成。但是，但是……这现代化的生活究竟能过几年呀！要不要再受折腾呢？共产党的政策变不变，哪个吃得准？说不定哪一天又来工作队，扣他的人，拆他的房，做个闲人，替他想想也发愁，如果结了亲，岂不愁死了！

兴大越想越不安，他坐不住了。他要去查查淑

珍在不在看电影，别被李松全勾引到别处去。哎呀，莫出了纰漏！

三

工厂旁边黑黝黝的广场上，密集着成百上千的人群，刘兴大哎，你哪里去找得到淑珍！

放映机的光线照出一个个灰暗而模糊的人头的轮廓，刘兴大从人群的外圈不时找到一个空隙探头进去；能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后脑勺；眼睛睁得核桃大，也认不出人来。于是他又扭着脖子细细打量身边的人，一个一个地相面，他的形状非常滑稽，熟悉的人就问了：“兴大，你找谁呀！”

“哦，哦，”兴大不肯说淑珍，却连连问道：“我家的人呢，我家的人呢？”

好不容易有人指示他：“喏，你儿子、媳妇在那儿。”

媳妇耳朵尖，听见了，回头一看是公公，站起来抬抬手：“爹，你来坐。”

“你娘呢？”兴大挥挥手。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淑珍呢？”

“没看见。”

刘兴大把头缩回去，走几步又找个空隙往里瞧。